

聊齋誌異

卷拾玖

聊齋誌異卷十九目錄

真生

布商

何仙

神女

湘裙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賈奉雉

上仙

聊齋誌異卷之十九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某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

出飲罷、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盞挹
取入壺、并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
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
相授、賈曰、寃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
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
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
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
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

之一日飲既卧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黝然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瞭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朋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

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
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真授
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
乃俯掬半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
不磨磚而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
石於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
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
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

財虜耶、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買、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歡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

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
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
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為末、清水一盞、速將
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
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
已、僧在側曰、今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

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惧、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寔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中、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可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以妖異、將軍怒、斬關

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
女子所在、寔屬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
歸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
之最悉、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此卜、此神自稱何仙、為純陽
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
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莛、理緒明切、太史揣摩

成、賴何仙力居多、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為人決
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
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執悉月旦之座、中
有興樂陵李忞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
之、因出其文代為之請、此註云一等、少間云、適評李
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
數適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
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

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粟
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
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
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
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值
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寔、人所共曉、何必問
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
此、太史贊其文、因辭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

壯、此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
文復閱之、殊無疵謫、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
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者所為、於是衆
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此書曰、李生勿以暫
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
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
前名、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都醜婦巷中、至

夕無閒床也、嗚呼、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郡邑名字、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朴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

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裳炫目、
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
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久
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
邁、起拜良艱、愚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
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
設琉璃屏、以幃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
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

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醺、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暈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人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

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証、項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寃、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褌、冀其可以辨復、於是携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